



礼赞新疆 七秩华章

哈德别克·哈汉

天山的雪线缝制岁月的礼服
昆仑的脊梁托起东升的朝阳
天池若一枚碧玉印章
铃盖在博格达峰的信笺上
见证驼铃商队与铁龙飞驰
喀纳斯湖畔满翡翠般的波光
将牧人的马奶酿作琼浆
塔里木河拨动热瓦普的琴弦
日夜弹奏绿洲蓬勃的序章
额尔齐斯河倒流入北冰洋
邀世界共饮边疆的芬芳

炊烟在毡房穹顶编织彩虹
映照牛羊马驼的灵动身影
熙熙攘攘的巴扎上
维吾尔人的花帽与哈萨克族的羽饰
交换微笑
中原沿海的汉子
以汗水和双手
改写了亘古戈壁的荒凉

“双语”童谣传唱葡萄沟的甜蜜
黑板上的国家通用文字
像石榴籽般紧密排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念
孕育共圆中国梦的力量

口岸的集装箱列队成诗行
钢铁轨道密密缝合亚欧大陆
让“一带一路”的韵脚不断绵延
五市贸易的珠玉声起
押韵成繁荣的时代乐章

棉田的白与油气的黑交织翻滾
涂抹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风机在戈壁旋转叶片
宛若大地写给天空的格律诗篇
昔日军垦犁铧开荒之地
今朝闪烁数据中心的蓝光
边防哨所的“千里眼”
密织钢铁边关的红网
戍守国门的战士
枪尖直指峰顶绽放的雪莲

七十年
是辉煌的交响
是千年胡杨新生的序章
我们举起伊犁河水的佳酿
斟满塞里木湖的杯盏
敬天山永不消融的赤诚
致敬昆仑始终挺拔的信仰
更敬这土地上
中华儿女共舞的璀璨时空——
每一次汽笛的长鸣
都化作命运共同体的和声

新疆啊
你的名字已铸成史诗
翻过七十载壮丽篇章
我们将继续挥毫书写
永恒而豪迈的华章
让每一粒沙砾闪烁成金色的梦想
使每一条河流奔腾向前
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瀚海洋



一只跨越山海的

羊

刘妍

(一)

昨晚做了个梦。
“快点跟上。”远处传来一道声音——洪亮，带着不容反驳的坚定，分明是道命令。情急之下，我手脚并用往地往前赶，动作麻利，还下意识伸手拽了拽马缰绳。可“大部队”没跟上，梦就醒了。心里有些沮丧，梦里的场景却记得清清楚楚。
“大部队”是从山上往山下转移的牛羊马驴，当然，还有那个脚步利落，发号施令的牧羊人热拉——整个队伍都由她指挥。骆驼走在中间，既不似“牛魔王”那般磨叽，也不像“羊羊羊”那样散漫。它们驮着毡房和家当，我看着她心疼！千万别小瞧阿勒泰羊——肥硕的屁股，笨笨的模样，却爱东蹦西跳，一副无忧无虑、欢欢喜喜的样子。它们的平衡能力极好——只要羊蹄能踩稳的地方，就能灵巧地闪过。

我骑着马，小心翼翼跟在队伍末尾，生怕热拉嫌弃我这外行。她守在队伍最前端，一声令下，我措手不及，只能赶紧加快速度。可我和马儿并不熟，拉了拉缰绳，它竟纹丝不动！
热拉也真够操心的，只见她扬起羊鞭，“呜呜”地赶着那些“散步”的羊，让它们归队。羊道和悬崖之间，往往只差一只羊蹄的距离，崖下河水哗哗流淌。热拉一边救那些险些“失蹄”的羊，一边寻找走失的羊。频繁转身之余，还得跑远

(二)

热拉要卖的，是当地老人口中常说的“大尾羊”，学名阿勒泰羊。她心里有底，这些羊不仅能给儿子换来安稳的学习生活环境，更能撑起一家的希望。说起这些羊的来历，需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阿勒泰羊历史不短，早先被称为“福海大尾羊”，后来改称“阿勒泰大尾羊”，皆因那肥硕的尾臀得名。直到1984年，新疆畜牧厅正式将其定名为“阿勒泰羊”。

我常常想起在富蕴夏牧场的那个午后，美得让人记住——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我甚至幻想自己能变成一只羊，在这芳草地上打滚——人沾了地气，浑身都松软；羊贴着土地，更是自在安逸。爬上瞭望台极目远眺——羊群如散落在绿毯上的珍珠，牧羊人倚着巨石小憩。人趁着空打盹偷懒，羊可没闲着，头埋得低低的，一个劲儿啃草，恨不得把眼前能看见的美味全吞进肚子里。

时间上行至远古，中古，环阿尔泰山脉的洞穴里，至今留存着羊祖先的痕迹——岩画、壁画上有它们的身影，史籍里也多有记载。羊居六畜之列，天性活泼，《本草草辨录》赞其“肾气之充固，

(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权威数据显示，阿勒泰羊出栏量已增至1958年的20倍，国人对这一新疆特色物产的认可与赞誉与日俱增。除了在富蕴县与热拉共处的难忘经历，我还曾在吉木乃的萨吾尔山小住一周，与牧民波拉提一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日只需放空思绪，静卧在柔软草地上，凝望一只只萨吾尔山羊——它们或悠闲踱步，或驻足食草，姿态尽显优雅自在。没有手机来电的日子，堪称一段奇妙的治愈之旅。山里信号微弱，手机只是游戏机。电量耗尽后，更成了多余之物。萨吾尔山的夏天，俨然一处藏于人间的世外桃源。

萨吾尔山早已声名远扬，每到10月中下旬，阿勒泰乃至北疆的买家纷至沓来。往往电话里刚敲定订单，羊只便迅速完成交割。那些盼了整个夏天的买家，总能满载着欢喜返程——萨吾尔山羊从不会辜负人们的期待。当地流传着一句话，精准概括了它的特质：“食百草，饮甘泉，行山间。”萨吾尔山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山间常年弥漫着湿润的雾气，空气中浸润着中草药的芬芳，连脚下的泥土都散发着山泉与砂砾共同滋养的湿润气息。漫山遍野的野生中草药间，金银花、柴胡、甘草、车前草等多种道地药材随处可见，羊儿采食这些天然草料，相当于每日享用“天然药膳”，也让它们养成了行走的、自带“抗炎”属性的活体。这股滋养不仅彻底去除了肉质中的膻味与油腻感，更让羊肉染上了独特的草木清香，还带着药材的温和质感。

萨吾尔山的冰川融水与山泉水清冽甘甜，土壤呈弱碱性，且冰雪融水均为低氘水——这种小分子水更易被植物、羊及人体吸收，在山间构建起闭环的生物链与食物链。羊儿喝了低氘水，能中和羊肉中产生膻味的脂肪酸，最终使萨吾尔山羊肉呈现“膻味轻微，香味浓郁”的独特口感。在山上的日子，无论我是坐、卧、立、倚，眼前的羊总如模特走秀般不停变换姿势。起初我满心疑惑，以为羊是吃完了眼前的草才挪动，直到波拉提一语点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萨吾尔山羊与人们印象中温顺的绵羊大不相同。这些山地放养的羊野性十足，喜欢四处攀爬游走，性子散淡却运动量极大，肌肉纤维因此细密结实，吃起来嚼

些，把混进别家队伍的马匹赶回来。
骑在马上，随着海拔升高，我有了全新视角——草地、山川、河流、羊群。骆驼比羊高出许多，马儿却带着不羁的劲儿，全然不把同伴放在眼里。可这份新鲜感没维持多久，我突然慌了：要是从马上摔下来，可不是小事！我使劲抓紧缰绳，双腿轻夹马腹，可马儿完全不理睬，还是一动不动！我故意不出声，低头低眉低眼，就怕给热拉添麻烦。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我恍惚的片刻，热拉牵起我坐骑的缰绳，另一只手扬起羊鞭，“哦哦哦”地吆喝着前行……走了多久，我也说不清。到了水边的草旁，热拉说：“今晚就在这儿歇脚。”我顿时想起高床软枕、热乎的奶茶，还有能洗去疲惫的热水澡。热拉“噌”地飞身下马，盘腿坐在草地的一块石头上，小声嘀咕道：“过冬前得卖掉几只羊……再苦，也不能苦娃娃。”

热拉的小儿子才四岁，小家伙聪明活泼，不哭不闹，粘人的方式却与众不同——他会站在马背上吸引大人注意，耍宝的样子乖巧又机灵。热拉心里有个“小九九”——过完新年，在县城买套房子，先让小儿子上幼儿园。“不能再让小家伙跟着我们这样跑了。”好强能干的她说这话时，语气里还带着淡淡的忧愁。她抬起头，努力朝远处眺望。我猜，她大概是红了眼眶，却不愿让我看见，悄悄藏起了情绪，只露出骨子裡的倔强。

非他畜比”。《黄帝内经·素问》亦将羊与心气相通，羊肉味厚，善补阴血，更有“阴中之阳”的特殊功效。《新唐书》记载“尾房广，重十斤”的大尾羊，便是阿勒泰羊的前身；玄奘记述帕米尔高原某处时，也提过“养羊大如驴”；唐贞观年间，福海大尾羊曾作为贡品进京，被誉为“羊大如牛，尾大如盆”。就连苏东坡也写下“陇熊有熊胆，秦烹唯羊羹”的诗句，道尽羊肉的鲜美。

同学、朋友知道我近三年跑遍了占全国六分之一国土的新疆，总问我：“哪里的羊最美味？”其实，天山南北，各有千秋。南疆麦盖提、莎车的羊，常年舔食戈壁盐碱地的野草，还能从沙土里补充矿物质，肉质自带咸香——盐能提鲜，入口格外鲜嫩。北疆伊犁、阿勒泰一带的羊，得益于当地水汽充足、河流密布，植被随季节更迭，羊吃的“口粮”多是天然野生中草药，故而肉质口感略有回甘。冲着同学情谊，再加上我挑剔的南方人本能，就看重药食同源、讲究生活品质，便干脆拿出手机，翻出采风时存的热拉的手机号。正巧上周同学来信，说要去阿勒泰采购，打算把这份西北之北的鲜美，从千里之外的草原搬到南海边的餐桌，让同事们都能尝到阿勒泰羊的独特风味。

劲十足却不柴不硬——难怪眼前的羊总在移动。
夏天的萨吾尔山，太阳总在天边悬挂许久，最后一抹余晖直至11点半才缓缓消散。我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走进波拉提的屋子。嫂子已忙碌了一下午，端出一大盘热气腾腾的清炖羊肉。三伏天吃羊肉？我不禁迟疑。

据《本草纲目》记载，羊肉确有滋阴壮阳、补虚强体、补中益气的功效，且蛋白质含量高，脂肪与胆固醇含量低，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但夏日炎炎，按常理饮食应以清凉解暑为主，伏天吃羊肉，究竟藏着怎样的中医奥秘？我查阅并重温《黄帝内经》的相关论述，渐渐找到了答案。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写道：“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这便是中医著名的“春夏养阳”理论。三伏天气，自然界的阳气达到顶峰并向外发散，人体的阳气也会随之浮于体表，以抵御外界暑邪。可此时，体内的脏腑——尤其是脾胃，反而因阳气外散变得相对虚寒；加之人们贪凉，常食生冷瓜果、冷饮，更会加重体内寒气。羊肉性温，恰能在这时发挥温补作用：既能温中祛寒，助力体内阳气生发，还能通过发汗将积聚的湿寒之气排出体外，正契合“以热制热，排汗排毒”的养生哲学，从而达到“冬病夏治”的效果。这一理论，也蕴含在“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的传世名方——当归生姜羊肉汤中。书中记载：“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三伏天气羊肉，蕴含着国人“治未病”、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进入数智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大幅提升，一只萨吾尔山羊，在科普解码与数字呈现、健康教育精准传播、文旅深度融合、产业链智慧升级等领域，正为我们带来更多思考与实践方向。就像“云端牧场认领羊”模式，让千里之外南方沿海的普通人也能在心念中“自家羊”；富蕴县的智能冷链物流与精准加工技术，更打通了阿勒泰羊出疆的“高速路”，让这份美味跨越山海，走进更多家庭。

这只从新疆走向全国的羊，背后有着强大的支撑：既有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有日新月异的科技助力，更有人殚精竭虑的付出，以及全国“一盘棋”的统筹与富民安疆的好政策。它不仅是一份独特的风味，更是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最真象、最生动的写照。

送儿赴广州上学，我不由感慨：出门容易回家难，广州直飞“雪都”，我们夫妇俩要小八千，小家户过日子哪儿受得了。后经朋友指点，不如取道上海，一来能顺道领略江南风光；二来从上海返程的票价能省下不少——真是个好主意！

置身大上海，才恨父母少生了双眼皮。南京路的繁华、陆家嘴的魔幻、外滩的喧闹……其实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景观难免趋同。换句话说，很难再写出新意，极致的景象反而让人“词穷”。忽然想起茅盾《子夜》里的一段——主人公吴荪甫因乡下颇不安宁，把父亲“吴老太爷”接到上海“享福”；上海在吴老太爷眼里满是“怪兽”，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驰。吴老太爷向前看——

天呐！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起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眼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他觉得他的头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哦，哦，哦！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里跳出腔子似的。河流似的，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匆忙地杂乱地交流着各式各样的车子；而夹在车子中间，又有各式各样的男人女人，都像有鬼赶在屁股后似的跌跌撞撞地快跑。不知从什么高处射来的一道红光，又正落在吴老太爷身上。

此时，指挥交通的灯光换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便又向前进。冲开了各色各样车辆的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余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髓，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脆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似的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

这段描写出自上世纪30年代，时隔近百年，初到上海的震撼，竟与书中如此相似。

有作家曾说，陆家嘴恰似上海的“外挂心脏”。这话格外精准。别的城市，或需要登高俯瞰，或许得靠无人机航拍，上海却不必——只需站在外滩栏杆上，望向对岸那弹丸之地的陆家嘴，整个上海的神采、魔幻、傲娇与富贵尽收眼底。打量一座城市，目光不向内探，反而向外聚焦，实属罕见。

上海被誉为“魔都”，打开它的方式有很多。我觉得最稳妥的，是拜访一位熟悉市井的长者。为此，我特意走访了贝新洪老人——他既是“老上海”又是“老金山”，还曾在阿勒泰地区师范学校工作二十多年(1970-1994)。

贝老已届耄耋，却鹤发童颜、精神矍铄。除了温文儒雅的气质，更拥有令人敬佩的学术成就——首届金岳霖逻辑学奖得主、中国符号学专委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内知名的逻辑学专家。

时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与他在黄浦江畔相聚——耳边似响起

“此时此地，阿禾公路上想必车流蜿蜒，来自全国各地的旅人，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走马观花般追逐着金山银水的千般秋色。这景致打动他人，在旁人眼中熠熠生辉，在我心里，却是尘封已久的珍藏！”

金山秋色还当年

金山流水
——克兰

那年金秋，我在阿勒泰地区二中工作刚满一年。这一年里，我将大学积累的知识转化为个性化教案和生动的化学实验课，不仅吸引了学生，也为自己赢得了自信。业余时间，我在《阿勒泰报》的“山花”副刊觅得一块园地，笔名“克兰”的诗歌在此间落脚，字里行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新鲜感知。金山银水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了我——这里四季分明，人亲水清，羊美鱼鲜，天净山静。不知不觉间，我的心已悄悄将阿勒泰认作了能托付余生的故乡。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学校组织全体教职工到森林公园欢度首个教师节。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吃着抓肉、抓饭时，新任的地委李书记带着行人抓来，向新老教师致以节日问候。李书记戴着眼镜，说话时眼角带笑，给人亲切感。后来地区推进的一系列民生实事，也实实在在地让我们感受到，这份亲切感背后，是对知识分子的由衷尊重。

从那年秋季起，高中学制由两年改为三年。学校教务处把新高一两个班的化学课都交给了我，这意味着我要陪伴这群孩子从高一走到高三。对教龄仅一年的我来说，这既是信任，也是考验，更是一份动力。这届学生1988年毕业，不少人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了化学相关专业，其中一位后来成为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她多次在师生群里对我说，正是因为常老教师的化学课，她才将化学作为终身职业。

与往年不同，那年国庆期间，新疆各地都在热烈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王震同志率中央代表团赴北疆慰问，阿勒泰地委、行署举行招待会，宴请各界代表。

一天，李校长走进我们化学教研组办公室，说：“我们选你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去参加晚宴……”我怔了片刻，既意外又有些不

“浪奔浪流，滔滔江水永不休”的旋律，抚今追昔，老人感慨万千，思绪也如脚下的江水般舒缓悠长。他是新疆尤其是阿勒泰艰苦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贝老1967年毕业于华东师大物理系，1970年前往新疆接受“再教育”；1972年起在阿勒泰地区师范学校任教，直至1994年才返回上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将军山，克兰河，见证了我在阿勒泰的难忘岁月。山静默，水无语，却时时在我心中絮语。我的乡愁，不可能消逝在“魔都”的闹市中。我的乡愁的案头灯下，我总想着要告诉阿勒泰，那一份放不下的思念。”于是，身在大上海、心系阿勒泰的他，无论是和朋友聊天、吃新疆特色菜，还是接待远方来客、与家人翻看旧相册，“阿勒泰”永远是挂在嘴边的词。

他在阿勒泰打过土块儿、垒过火墙，会烧正宗奶茶，也会划酒拳“乔其嘛起哄”，冬天上房顶顶雪，去“二级电站”凿冰，用爬犁拖面粉清油，坐绿皮火车回沪探亲，还常帮单位同事“捎品”带货……正如他2016年在华东师大校友聚会上说的：“阿勒泰23年，我妻生子、教书育人、喜酒肉、广人脉，拿津贴、上春晚，教坛得虚名，逻辑获大奖；也漫步过白桦林、登顶过喀纳斯……年届半百时，终于落叶归根。当年派我去新疆的人，成全了我有故事的一生。”

聊起如今阿勒泰的发展，从航线直飞、铁路通达、高速便捷，到城市焕新、游客络绎不绝，贝老感慨万千：“若非年事已高，真想再回去看看……”

问及养生秘诀，贝老笑着提出他的“五个一”工程——每月买一本书，乘高铁出游一次，看一场戏(或电影)，写一篇(或几篇)文章，与儿媳、孙辈团聚一次。我深以为然，也即刻制定了自己的“五个一”：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参加一次公益活动、出游一次、写一篇小文。

转眼月末，我也来汇报完成情况：读完《战争与和平》，观看电影《731》，参加阿勒泰地区户外运动医疗救援协会成立大会，送儿到广州上学，并完成这篇《黄浦江畔忆往昔》。

申江(黄浦江的别称)滚滚，静水深流，我与贝老的谈话，也如这江水缓缓流逝，余韵却久久悠长……



忆往昔 黄浦江畔

杨建英